



# 认亲

张中杰

秋阳刚漫过黄河,毛大爷攥着红绸布包站在武警支队门口。布包里餐盒中的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还冒热气。哨兵小刘见他来,枪托往石板上磕出脆响:“毛大爷,大家正念叨您的饺子呢。”

老人把布包往岗亭窗台上轻放,“二中队的小伙子爱吃糖蒜,给他们多留两瓣。”

阿炜坠崖那年冬天,抚恤金刚到账,他就揣着存折闯进支队办公室。会计小张正对着报表皱眉,见老人把存折拍在桌上,“给娃们设个奖,谁训练拔尖,给谁添支钢笔,买本字帖。”

小张要在捐赠单上签字,笔尖悬在“捐赠人”一栏迟迟不落。老人盯着墙上“保家卫国”的匾额。“就叫‘炜光’,声音笃定而自豪,“我儿子的名,光明的光。”

儿子阿炜牺牲那年十九岁。他和老伴换乘七趟车,在泥泞里深一脚浅一脚跋涉三天,才摸到中编边境197号界碑。老伴跪在地上,用空罐头盒一点点刨,指甲缝里嵌满红泥,“儿啊,“老伴的声音碎在风里,“我们看到了你守护的山河。”

他把土捧进布包往怀里紧了紧,“我们今天带你回家……”

冬雪没膝,毛大爷踩着积雪往营房挪。路过饭堂后窗,见新兵小李对着“母病危”的电报上抹泪。次日他从

洛阳回来,小李正帮炊事班劈柴。“你娘手术费凑齐了。”他住小李兜里塞进找亲戚凑来的钱。

小李摸出笔要写欠条,老人一巴掌拍在他手背上:“我家阿炜和你像亲兄弟。我多了你这个兵儿子,能让你难着?”

2019年深秋,毛大爷接到进京观礼的通知。同屋住的江苏老人,姓王。夜里毛大爷起夜,见老王坐在台灯下缝衬衣。米白色的确良衬衣被洗得发灰,领口破了个三角洞,上面已经叠着三个补丁,“我家小杰的,他牺牲时穿的就是这件。那天雨大,他把雨衣给了新战友……”

第二天观礼结束,毛大爷攥着纪念章冲进王府井服装店。售货员要给他推荐带暗纹的新款,他指着货架最底层:“就要那个,纯棉的,跟部队作训服一样结实。”回宾馆,他把衬衣塞进老王怀里,转身就走。老王追出来,见他对长安街的华灯敬礼。老人的背有点驼,右手举到耳边,袖口露出截掉补丁的秋衣。

去年冬,支队新来个新兵刘洋。训练时总躲躲闪闪,手榴弹扔不远,战术动作也像做广播操。毛大爷送年货时撞见,拎着他往营房外的老槐树下走。

“知道这河是咋弄的?”老人往树洞里掏,摸出个生锈的铁皮盒,里面躺着枚军功章。“阿炜刚到部队,手

榴弹扔不过及格线。天天抱着这棵树练臂力,五个指头抠得都是血,树皮被他抠掉一大块。”

刘洋盯着树身的疤痕,“咚”地跪下了。“毛爷爷,我……我怕疼,投弹时总想着留劲。”

毛大爷没扶他,把军功章塞进他手里,“阿炜牺牲前,跟我打电话说,他新学了套投篮姿势,等探亲时教我。”

“我再练不好就是耍种!”刘洋一脸笃定,向他敬礼。

清明,毛大爷又去烈士陵园,阿炜的墓碑前摆着官兵叠的千纸鹤。他蹲下来,用袖口擦掉浮尘,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三十多个橄榄绿身影列着队。

“毛大爷,”指导员手里攥着个红本子,“今年‘炜光基金’,我们添了钱。您身体不好……”

“瞎胡闹。”老人打断他,从布包里掏出另一个红本子,塑料封皮上印着“捐赠协议”四个金字。“刚跟社区签的,我这房子百年后捐给拥军协会。”他点着上边的签名,“你们真要疼我,多拿几块军功章来,比啥都强。”

风掠过大坝,带来黄河冰凌碎裂的清脆。老槐树的叶子沙沙响,像无数只手在轻轻鼓掌。

返程时,夕阳把老人的影子拉得老长,与队列里年轻的身影交叠。他们沿岸边的防波堤往回走,齐刷刷的影子,一直铺向翻涌的黄河浪。

# 明朗河的绿

王文照



地处卢氏的人,对满目的绿不陌生。

自从去了狮子坪的明朗河后,我对绿色,对满目的绿色,才算有了别样的感受。

明朗河的绿,一浪一浪的,让你的眼睛惬意地享受,美妙地拥有。大自然很慷慨,也很无私,把美好的绿全部献给人类,惹得太阳也嫉妒起来,发狠地把阳光摔下来,这样,地上的小草、小树和纵横的沟壑也绿了。

明朗河的绿是水染成的。那小山沟里的溪水,叮叮咚咚,欢声笑语,一路高歌,汇聚到明朗河。明朗河白色的浪花,在河间的绿石上跳跃着,翻着跟头戏耍着。河底的沙石已有了细腻的绿苔,河岸边的沙石也铺上了毛茸茸的绿苔。横七竖八的大石块,披着光滑的绿色,安闲地看行人经过。

河水缓缓地流淌,像少女,很平静,风吹过,留下些许波纹。漫坡的绿,倒映在河里,占据了蓝天的俏丽。这时,明朗河就成了绿色的河。

黄昏时分,天边飘来一朵乌云。霎时,便有两点悄然落下。随雨落下的,也有诗句,“青翠雨尤鲜,尘颜新如洗”。

山间,树叶在舞蹈着。河里,水花溅起,一点一点,一片一片,很快,满河都是水花。

水花摇碎了河里的绿色,绿色再聚拢,然后再被摇碎,就这样周而复始,如此循环。河水在身边的绿色中流淌,又在流淌中衬托着绿色,直到天色暗淡。

这时,明朗河的绿,是墨绿,像一位哲人,深沉着。不知什么时候,我醉倒在绿竹下的亭子间。朦胧中,蹦出了晚唐诗人陆龟蒙的诗:几年无事傍江湖,醉倒黄公旧酒垆。觉后不知明月上,满身花影倩人扶。

看我,一身竹影,一夜无梦。

太阳在山头窥探,我揉着惺忪的眼睛,伸了一个懒腰,把绿色的空气大口吸进肚里。朋友笑说我的心怕也成绿色了。

还别说,早晨的明朗河,太阳抚摸着她的腰身,极目之处,一派青翠。躬身河边,明净的水流放大了河底的绿苔,我看见绿苔的毛发舒展着,四下里散开,像绿色的花,挤挤挨挨,互不相让,小鱼也披上了绿色,在绿花间或急或缓,自由自在游荡着。

吃过午饭,我们睡不着,信步河边。河两边的山坡,尽情地释放着绿色。这绿色,是浓绿,像画家在绿毯上泼了墨,一切都变得沉重起来。风,是有的。她会吹动山坡上的绿,时而波涛汹涌,时而树不动而叶微晃。这时的绿,会摆出各种姿势,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我惊讶于明朗河的美,更惊讶于明朗河的绿。人都说狮子坪是世外仙境,其实,明朗河是仙境中的仙境。如友人说,暑不入山居,一年都白过。

# 万岁山遐思

侯发山

在我未到开封万岁山之前,其实心里有点抵触的。在中国历史上,多个朝代都曾自己的都城附近修建过万岁山,以彰显皇家的威严与尊贵。因此,它通常与皇权、龙脉等概念紧密相连,是皇帝祈福、祭祀和游憩的重要场所。开封万岁山也不例外,是宋徽宗在位期间,于东京宫城的东北隅营建的艮岳寿山(也称万岁山),在园林掇山方面称得上集大成者,可谓“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胜”。据记载,此园因连阜属,东西相望,前后相续,左山而右水,后溪而旁壑,连绵而弥漫,吞山而怀谷。园内植奇花异木,养珍禽异兽,构飞楼杰观,极尽奢华。此园落成之后,宋徽宗赵佶曾亲写《御制艮岳记》,记载这一盛举。“皇家之福地,万岁之所在”,以示皇恩浩荡,福泽万民。

其实不然,宋徽宗即位之初,未有子嗣,有道士进言:“京城东北隅,地协堪舆,倘形势加以少高,当有多男之祥。”于是就勾起了宋徽宗选石筑山的欲望,一发而不可收,竟至搜刮天下,大兴“花石纲”(往东京运送花石的船只,每十船为一纲),结果民怨沸腾,国力困竭,以致金兵乘虚而入,汴京失守。宋徽宗最终被金兵掳走,死于北国,含羞于地下。这个颇具审美、酷爱

奇石的皇帝,真是一个玩物丧国的典型。元人都曾咏道:“万岁山来穷九州,汴堤犹有万人愁。中原自古多亡国,亡宋谁知是石头?”

然而,当我走进今天的我万岁山,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可以说是一个全新打造的景区,鲜见古代皇家园林的迹象。

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入侵中原,许多英勇的将士浴血奋战,用生命捍卫了国家的尊严。让人欣喜的是,这些英勇故事已经成为万岁山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到一处,都有精湛的演出节目。如“十字坡”,演绎武松在押解途中,与孙二娘和张青夫妇“不打不相识”,最后焚香结拜的故事;在“山神庙”,演绎林冲在风雪中手刃仇敌陆谦、富安和差拨,完成从忍辱负重到奋起反抗的性格转变。毋庸置疑,这些忠臣义士的形象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勇往直前,也让万岁山成为一座承载着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的圣地。

走进万岁山,真的是应接不暇,大饱眼福。如果你走累了,随便在一个地方停下来,都有欣赏不完的精彩表演。有民间杂耍的真功夫,有飞檐走壁的特

技……如果你酷爱武侠,身着古装,随时触发“比武招亲”“劫富济贫”的奇遇。当然,也不都是古代故事的翻版,如在“说学逗唱”区域演绎的“武松打虎”,两人在后边说着相声,“武松”和“老虎”在前边表演,语言风趣、幽默,动作夸张、搞怪,让人忍俊不禁。开封的朋友说,晚上的节目更有看点。当天晚上,我欣赏了非遗打铁花项目,1600℃的铁水击向夜空,像礼花绽放,一朵接一朵,结束时出现一道闪闪发光的金色瀑布,如幻似梦,让现场的游客禁不住欢呼雀跃。

万岁山设有各种特色小吃摊位和美食区,提供上百种美味可口的小吃和饮品。从开封特色“灌汤小笼包”到“党记烩面”,从“三顾诸葛亮”到“千里香馄饨”,每一种小吃都让人垂涎欲滴、回味无穷。游客们在游览之余,品尝这些地道的美食,让味蕾也沉浸在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中。

如今,万岁山已经发展成为一座集休闲、娱乐、教育于一体的多主题、多景观的大型游览区,游客们不仅可以欣赏到美丽的自然风光,还可以参观各种历史文化遗迹,感受那份穿越时空的厚重与沧桑。



# 栾树的信笺

耿艳菊

前些日子,我每天都惊喜于海棠果的胭脂色。从地铁站的海棠树下走,每一次抬眼与海棠果相遇,都会惊喜。那么美的色彩,大气安然,也只有大自然的妙笔才可描绘得出。

然而,看了一位手工制作者的栾树果视频后,发现胭脂海棠果竟是不及了。海棠果自然也是极美的,但栾树果的美却丰富得多,完全可以媲美于花。从色彩上来说,栾树果由淡青色随着秋深变为粉红、深红,最好看的时候是一种琥珀色,或者也可以说是橙色。栾树果的形状像灯笼,也似铃铛,边边角角,立体规整,十分讲究。数量上来说,栾树的果可谓硕果累累,极其丰茂了,远远看去,宛若一树盛开的花。

视频中,手工制作者捡来栾树果,先是制作了一个相框,粘贴成心形。又用钓鱼线穿几串栾树果,两三根木筷子拼成三角形,栾树果挂在三角形上,就成了一个漂亮的风铃。看下面的评论和图片,有人用栾树果和栾树果一起制作的风铃,很有文艺气息。还有人用栾树果做插花,都很漂亮别致。

此时正是“硕果璀璨秋正好”。看着琥珀色的栾树果,我想到日出、晚霞、彩虹、云霓……大自然的神奇色彩,不止

惊喜,更多的是震撼。如此美的自然的馈赠,不管是制作相框、风铃,还是插花,都是人们致敬秋天、留住秋天、留住美,努力让生活美好的方式。

我也要去看栾树果。生活的地方,栾树还蛮多的。路边,公园,几乎每个地方都种有栾树。印象最深的是曾经住了七年的那个地方,对面的郊野公园,往里走,最寂静无人处,有五、六棵栾树。它们总是那么静静地,静静地,在四季里浮沉,盛开,凋零,再盛开,循环往复,坚持着那份盛大的美好。尽管身在僻静处,很少有欣赏的目光,它们还是要把美好盛放给岁月了。

虽然离开了,但美的事物却留存心底。就像时光从来不曾远走一样,我还是多年前心思简静坐的那个我,心无旁骛地坐在栾树下看书记笔记,忘记了时间,直到暮色暗淡才站起来,挥挥手,与栾树道别,跟着夕阳的脚步回家走。

人世的美好温暖,很多只是一些微乎其微的细节。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你走了很远,回头看,曾经陪伴过你的那棵树,或者只是一堵墙,一栋建筑物,一条小河……它们还在那里,仿佛在等待着你的归来一般。忽有故人心上过。柔软的心灵,哪一个不念旧呢?

栾树还是旧模样。人渐渐走向衰老,而树却永远萌新。这里依旧幽静,只是更寥落了。栾树果却是彤彤的,它们是那般静谧,又是那般浓烈。

地上落了一层栾树果,我蹲下捡起一个,放在掌心,越看越觉得不是灯笼也不是风铃,而像极了折叠得精美的心形信笺。从前,我给要好的朋友写信,都喜欢折叠成这个样子,虽然现在早已不再给任何人写信,也收不到别人的信了,但从来不曾忘记那份细腻的心思和情怀。

这精美的心形信笺是栾树写给人类的信吗?栾树会写些什么?会告诉我们那些事情呢?

曾在一篇文章上看过,说是叶子的精美形状是适应环境一步步演变而来的,是经过长途跋涉,重重艰辛,无数年月,慢慢蜕变而成。那么,眼前这精致,美得让人震撼的栾树果是不是也曾像叶子一般经过了一番艰难的涅槃呢?

恍悟在刹那间,栾树是想告诉我们,这世间的美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美是一件孤独而清寂的事业,所有绚烂的风景背后都有着孤寂而坚定的漫漫长途要走。抵达美的路程,实现美好的理想,虽艰辛而值得。

# 流年碎影

# 把故乡晒在阳台上

侯进元

我把父母接到县城十多年了,母亲仍把阳台当成老家的场院。

每到秋季,在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母亲,总让我买来一些蔬菜,在阳台上晒干,然后悉心保存,等人冬后,拿出来做成各样的小吃,让我们回味儿时老家的味道。晒秋,已深植于母亲的生活,并没有因母亲居住地的不同而舍弃。

辣椒是她从集市上买来的家乡特产“猪大肠”,长足了辣椒红得发紫,散发着浓郁

的辣味。母亲把一部分辣椒切丝晒干后,装在袋中,排尽空气,扎紧袋口,放在阴凉通风处。到了春节,拿出来,用水泡软,当作佐料,或凉拌,或炒菜,让席间多了一份红红火火的喜庆。另一部分辣椒晒干后,被母亲捣成粉末,制作油泼辣子。油锅热了,九成热的菜籽油浇在撒了芝麻的辣椒面上,芝麻噼啪翻身,辣椒面滋滋作响,爆开的辣香竟然窜满整个楼道。母亲笑了,用一块馍蘸上炸好的辣椒面,递给我,入口,舌尖立刻绽开那

份火辣辣的滚烫。

扁豆角,老家叫它刀豆,也是家乡特产,宽宽的,像一把砍刀。它切成的丝,如一条条小鱼。母亲把晒干的豆角丝泡软,和腌制的大肉一起炒焖在铁锅里,咕嘟咕嘟,像冬夜里的一口温泉。快熟时,再撒一把泡软的粉条,一小撮辣椒丝。锅盖掀开的瞬间,白汽和香味扑鼻而来,那味道远远胜过珍馐佳肴。

母亲独爱冬萝卜,因其生长期较长,皮厚,水分少,肉质较硬。把它晒制成萝卜干,保存期长,煮炒不易糊烂,有嚼劲。洗干净,被母亲剔除了杂须,光溜溜、胖乎乎,像一个个小娃娃。母亲把萝卜切成薄片,在开水中焯去腥味,煮至六七成熟,控干水分,晾晒在阳台上。她用两根手指拈起一片,对着斜阳照照,轻声嘀咕:“晒足了,那个韧劲儿才有嚼头。”那语气,像跟老邻居合计今秋的晒菜窍门。

我忽然想起在县城上师范学校时,母亲把晒干的萝卜丝泡软,拌辣椒、蒜末、葱末,塞进我书包:“吃饭时夹上点,香,别舍不

得。”如今她人已入城,却仍把乡下的日头、风、柴火味一并晒进塑料袋,再一点点放回我的舌根。

过去的乡下,没有电冰箱,到了冬天,人们很难吃到新鲜蔬菜。过春节,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便取出这些晒制品,做成家常菜招待客人。最好吃的是土暖锅。母亲在暖锅锅底铺上一层酸菜或豆角干,再装填一层土豆块、一层萝卜干、一层粉条,最上面排一层肉片,撒上一把辣椒丝和葱花,倒满肉汤后,生火炖煮。不一会儿,翻滚的汤汁散发出浓郁的香味,让人垂涎欲滴。客人吃过的暖锅端到厨房,我兄妹几人围在一起,开始尽情享受。

如今母亲老了,背越来越弯,像一张拉满的弓。可每年秋天,她依旧要把阳台变成场院,把辣椒串成鞭炮,把豆角切成小鱼,把冬萝卜切成玉片,像给日子缀满补丁。她总说:“老家的吃食,一辈子也吃不够。”

原来,母亲把故乡晒制成各样食材,悄悄塞满了我们的日子。辣椒串、豆角丝、萝卜片……每一样,都是她心底的故乡。

## 诗路花语

### 七夕

罗宗

银河有座望夫阁  
 收着  
 人间纺不完的流年  
 织女的银梭推着光晕迂回  
 鹊桥是发光的针脚  
 针线穿过七月  
 她以这缝合  
 人间聚散的无常  
 偶尔会以丝线作记号  
 在恰当处打一个同心结  
 盟誓是多余的  
 簪子是划界为牢的咒  
 星河早已暗度陈仓  
 所谓佳期,不过是秒针与分针  
 在表盘上的一次交错身  
 如果不是真心  
 一根银针就能挑破  
 所有圆满的谎  
 我相信人间的真情  
 都藏在织女的线端  
 最细的那根银丝  
 穿过七十二孔鹊桥  
 最终把牛郎  
 缝进自己的月光

# 伏牛

题字:邵玉铮

